送李高州序

四明范欽安卿著

揚粤逖在五嶺之外赤時始通中國迨後靈秀崛發人文輻輳與中土齊矣始若東西州然高州斯其一也顧其地東南距海當倭奴衝水深潮平呼吸生變扈桂介在西北山菁叢隘徑僮鈔掠非常所司迭治戰守亦既勞憊矣元元屢詔主爵妙選才賢以資主上睠焉南顧嘉惠元元吾寧郡丞李君往諸博士聞治理會太守缺遂以吾寧郡丞李君往諸博士聞之儼然來造以贈言請余具述其狀且曰諸賢習

見當世之故將何爲公決筴乎辭不獲已於是李子逢期曰蒙聞兵法制人不制於人故先人者有奪人之心海濱沙帶限門故稱天造倭奴營堡殆不容一日弛岑容瀧春之間賊來若狼噬去若鳥舉蕉林獅子諸堡可無嚴乎是在慎防林子逢時蔣子炳文曰治不脩武是謂無國士不素練是謂無兵粵俗好攻擊以勇鷙聞惟當教之有素崔清獻爲帥日三等教閱分布有法軍聲大振循而行之不較若反掌乎是在練戎余子文淅戴時濟某曰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者危故投醪者悅挾纊者奮同甘苦者可赴水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虎士敵詎不畏乎是在遴將劉子大經楊某曰上兵伐謀良將攻心倭奴率藉土人嚮導上官者又猺獞倚以爲命陽示效順陰懷要脅計在居嘗邏察無間可乘細則立斷鉅則聞請彼且脅息不暇矣何變之能爲是在離構余曰諸賢之論誠委備矣毋亦探其本乎傳有之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由成化來嶺以西頻年用兵一行軍需不無倚辦於民重以倭奴跳梁力圖捍禦垂十餘年固宜疲於奔命瘡痍甫起所望人上者加意撫救招流移課農桑寬賦

稅省徭役停追呼後刑罰一切以簡易安靜行之
日滋月累忽將內能知万外思敵愾前所論者復
次第脩舉以此撫寇何寇不摧以此守陴何陴不
堅非探本之謂乎諸暨通避席起曰籌幾者酌重
輕應務者慎緩亟猶之良醫視疾標本以爲後先
斯底於安李君夙夜在事孳孳民隱務惇大體畧
苛細所在鑿績著聞宰猶懋茲行如駕輕車馳
熟路持利刃入無間不待擬議而綽然古之循良
可想見矣願以出言驗職級之歸而書諸旌

贈大尹楊君序

濟寧楊君令宜黃之明年天曹舉能按劇遂移吾
鄞邑宜黃父老詣上官懇留弗得追數百里乃去
吾邑方驤首待治君至而政有名迹頌聲四起會
巡察謝公遷秩當行檄所司奬君然任方數月例
不得疏薦也於是察隱丞田子簿孫子問言爲賀
予曰斯豈足爲君賀哉三代而下漢治最爲稱首
大較選任才良以共長牧當其時若桐鄉邑穀陽
信臣中牟恭蠡縣茂班史八令潁川四長多起家
名經察舉孝廉茂才潤飭吏事敦行德讓視民如
子化行俗美太守刺史者又交臂推引天子臨軒

賜問有名實相應者輒加璽書增秩賜金入爲列
侯公卿異日史官傳諸循吏峴山之碑石室之祠
揮映宇內可謂崇侈矣斯何有於奬也君恭確廉
平動循繩檢御人應物無疾言遽色而胸次灑然
迎及耆髀用能吏畏民懷改視易聽咸以循良目
之如檄所稱法行於豪右惠先於困是已恭惟
主上銳意中興寤寐明揚往往脩舉曠興錫燕超拜
有加於昔斯千載一時也即君所施措使巡察不
以遷去擾實徵辭必能浮於前之檄使君要以歲
時嘉績聲聞必不限於今之奬流溢玄猷益臻益

新唲未論三代之英將不爲漢贇之流亞哉故曰
茲不足爲君賀也雖然千里起於跬步渤澥成於
濫觴不曰高以下爲基乎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乎
夫治道以虛爲神以達爲廣大如天地貞明如
日月流行如四時變化如鬼神長養唲遂而不見
其迹者聖人也聖人無名其次樹名其次不失名
名者君子所以成身而人主厲世磨鈍之具則夫
奬者細也薦者鉅也璽書金秩者一時也信史碑
祠者百世也皆名也紳而觀之將造端於此矣諸
贊舉以爲賀不既允乎咸曰然遂書以爲君贈

送司理葉君應　召序

皇上御萬曆之八年大計郡吏竣臺諫遂遞遷去
詔選中外喆彥以充郡司理柳沙葉君當行自筮仕
承天暨吾郡垂十年矣君廉肅敏亮聲績茂著陰
映紳緌聞者靡不意快余因展慶顧遜不敢當余
曰臺諫者維耳目是寄立殿陛之間所與天子爭
是非地要而責鉅新沐彈冠新浴振衣試從而揚
搉之可乎方今道化翔洽四海一家可謂極治然
明者察於未形慮者戒於未成非以治安之可畏
甚於危亂之可畏歟夫王圻者四方之本惟居重

可以馭輕今東北隣胡而西南面以制郡國毗輔
單寡營兵雖號十萬率烏合巽輭莫支緩急說者
謂宜簡練不從中制增設上谷營易臨徐諸鎮屯
以重兵勢若率然斯可倚也中原當秦晉齊楚河洛
之間土瘠人悍俗治白蓮社一呼而十數萬人具
邇年趙燧師詔之變足爲炯戒脫撫馭失宜又不
幸而有二三千里之災將何以應之所宜大播恩
勤茂選良吏輕徭薄稅俾家給人足無釁可乘斯
計之得也宗藩仰給縣官生齒蕃息大非弘德時
儷民間歲供不敷且禁其毋事他業坐致困斃有

司計無所出此豈盛世所宜有哉先年楊文襄諸公業有論列事在博議變通非急務乎河漕歲輸二百萬石第衝決非常今雖脩復鉅可藉爲久安勝國時可睹已海運未宜懲虀頓罷邊圉飛輓之法舊典固可循而行也利不百者不易業樂輕賫而畧長筭非繆邪胡奴羈縻互市稱貢效欵豈其夙志哉嚴莫如君臣親莫如父子厚莫如翁壻漢唐以來咸不足恃茲足恃乎國內虛實不諜而知將何以杜其輕蔑且趙全餘黨以內賊外搆城有板升能一日忘故鄉哉厝火積薪大可懼矣夫危不生於危而生於治亂不生於亂而生於安識者所爲腐心此其大較耳若夫本原紀綱之地未易具論公行陟臺諫矣

主上所倚畀者良厚效忠獻誠稔所蓄積必能察觀微眇相幾敷陳于以定國是而綏民萌端可爲昌時慶矣揚搉不當若是邪君曰唯唯一川游君東野黃君重君之去因使爲贈言愚何能裨於君也遂不揣蕪陋而序次於篇

贈游郡侯考最序

古之良二千石循俗爲政與時上下要在調劑順

適以綏民萌謂之循良可睹已何近代以來率張
侈其才矯厲刻峻虛憿無當以爲名高視與惻怛
于諒孳孳民隱順流不擾者大悖勢邪冒之敝邪
勸厲之非治邪
國朝治體大較三變洪武間懲醜胡亂華綱紐崩摧
腥風四扇吏習汚昏故神聖當天雷驅風掃可謂
治亂國用重典也遂能乾坤奠位日月重明浸淫
至於成弘朝野清晏兵革不試吏民相與恬熙足
稱至治然黠竄偷惰日趨頹弛至正德矣嘉靖勵
精濯磨非嚴不可而且歲有攻禦繕脩之役資辦
給以逭簿責固其所也久之夷虜衰息歲獲頗穰
斯爲厚幸然瘡痍甫起杼軸猶空海內元元所望
於二千石者撫摩休養寧一日已哉而吾寧殆甚
二川游公之莅也端慤夷坦貌無城府惟持廉平
以倡化導固已當於人心所在諮詢疾苦風俗汚
隆吏治便不便幾宜具得其詳迺開誠布公以次
興罷不藉重科厚責而井然就理夙夜劬劬若恐
一令之弗一政之愆以爲民厲即其心可上通於
天也斯何嘗有可驚可愕之事耀示觀聽若彼之
狃於勢有不能挽者循俗爲政與時上下不當若

是邪以故吏率其治民安其業遵泳德化而不知所効第曰游公者吾之大父母也其於世習何如哉時也爲皦皦母寧黷黷時也爲嶢嶢母寧優優公蓋籌之熟矣今歲大計天下群吏之治一時報罷者多彊悍敏捷以虐還治觀此則勸勵之道未嘗進仍錫宴賜金俾之還治觀此則勸勵之道未嘗不慎也士亦何樂於矯厲刻峻爲哉已而公以三年最上

詔報可銓曹將舉封賚如成典聞者靡不踊躍稱慶邑令楊君輩因問言爲賀曰吾曹獲大造於公則夫體量公之心率公之履施於有政以裨公治馴還成弘之舊詎俟鄙言哉

贈游郡侯晉兩浙都運序

比邊起遼海迤邐至玉門戍守星羅食仰給於縣官計在省轉輸以資周贍惟塩是賴故召商中納塞下芻粟可不勞而集謂之飛輓其筦在大司農臨在史而委重於都運所從來久矣顧其職劇而似散其事亟而似紓爲聲利者所後適兩浙都運缺　廷薦遂以屬公闔郡士民聞之相顧錯愕曰時方幸公爲父母師帥彼齷齪事者何爲廼奪而他

適邪予曰嗟是殆未察委重於公之意乎管子曰
海王之國謹正鹽筴
國家鑒觀往代創爲常股存積之法常股以支平時
存積以應倉猝天下列司者六而浙居其一歲入
爲引以二十餘萬計惟視竈與商而已其始非不
善也何近歲竈也失之貧積逋流亡商也失之怯
貲傾鮮應其端蓋有所自司計者觀變熟慮屢形
疏奏顧猶未能廓然夫何故財利之府百弊攸萃
彼沒沒者無論矣惟是自好者引嫌矯俗者激亢
退讓者因陋博大者紛更意見橫生是非靡定卒
之利源塞而弊孔滋欲其興仆豈漏以還
國初之舊難矣又安能論於繩墨之外乎蓋必得純
白修雅之賢其志堅忍其才明練者而後可
主上屢詔其所司妙選其人以資綜理意非公莫可
戡者要之上以濟邊陲之需下以收商竈之心泞
見設誠厝慮考求故事深睹利害之原善敗之故
便不便之宜力可得而專者整束而興罷之期於
通商惠竈則夫正灘湯寬追補捐逃移省雜繇覃
賑恤其類非一而莫非惠也從協支清透派時掣
摯減勸借杜興販其類非一而莫非通也而又糾

官屬之科求禁豪滑之占窩細者立斷鉅者轉聞令修於几席之間而思通於萬里之外不疾不徐顯有聲勩職似散而寔劇事似紓而寔亟者若此矣予故曰委重於公之意也不其然乎間以語邑令楊君輩曰是能先得我心之同然者頋以諗諸公

壽李郡侯母霍太宜人七十序

夫才賢崛起當世聲跡宣朗非獨矜奮好修蓋必藉母氏之聖善焉斯生也岐嶷長也弘樹而莫之涯猶之鳳鳥非丹山不毓良玉非崑丘不產生可徒邪劍必礪而後剸螭斷鵠木必滋而後聳堅昂霄長可徒邪稽諸載籍任姒拓國孟陶興宗其來非一日矣何者無非無儀婦道也而閫德不外彰率以子視之語不曰慧積生聖癡積生狂乎又不曰氷寒於水青深於藍乎綠表測裏循顯知微較若此矣今觀仁齋郡公嶽峙淵渟金章玉粹莊重而沖夷凝定而簡直在太宜人視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也則夫當年端莊靜一姙諸閾中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諸類謂之始教如列女傳者服之無斁鍾靈兆瑞以啓昌胤足推見已可謂之醴泉無源芝草無根乎郡公蚤申明經

第進士司刑西曹澡心砥行緣情慮囚而欽恤之意融貫其間一時都下稱文無害者皆曰李君李君則夫斷機勸學却鮓規廉多所平反而歡笑飲食坐廳事後察剖斷以爲嗔喜如雋不疑鄭仁果母者勗以義方勿納於邪足推見已可謂之大圭不琢大羹不和邪方郡公之蒞也余謁而問訊太宜人興居郡公曰始欲奉就祿養召以江海險遠爲辭第曰旦夕可上道無愆公期吾不往治而能治治即吾往也吾不就養而能養民即吾養也斯其心狥公家之急而後其家謂之教忠恤民之艱而不顧其私謂之教仁神慮凝定太宜人之賢又可知矣由是推之則夫協相封君警戒相成名高月旦坐臻恩錫者鷄鳴之誼也刈葉莫莫絺綌爲服載憫載澣言告歸寧者葛覃之懿也親蠶共服視冪納漿禮相助奠神人歆暢者采蘩之儀也淳心愉容恩逮卑庶樂只君子福履是綏者樛木之施也聚衆美而萃之一身太宜人之賢不益可徵哉乃今年躋七十蜡月五日爲之誕辰郡公方望雲遥祝邑令楊君輩乃謁予言爲壽因沿遡其所由來若此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乎若夫

介爾景福眉壽無疆不佞固與諸君同茲祝矣

贈濟寰楊大尹上最序

君子應世不爲艱尼而燁著聲績者匪直其才節茂也蓋其量必宏而其器必厚非宏則委瑣迫隘無以制天下之梦非厚則搖曳震盪無以任天下之重即有施厝翼然而興將餒然而仆矣不觀之海與山乎浩瀁無涯萬里一壑百川之纖者巨者清者濁者安流而洄洑襄陵而噴激者一以納之而無盈無洩由之吞吐日月出沒蛟龍變幻無端無不得其理者海也宏爲之也首起崑崙五嶽環布龍蹲崒嵂上際穹玄共工之所不能觸女媧之所不能煉由之鎮壓九有廣毓品物不震不崩與天終始者山也厚爲之也則夫君子遭時之艱而綽有餘裕不藉於宏且厚以爲之哉余於邑尹濟寰楊侯未嘗不傾心嘆服焉邑故近滄海氓庶雜揉風洗俗競大非曩時雖夙稱善忍者鮮不忿詬而又當島夷內訌之餘情懷萬狀震撼擊撞其來無方未易以凝神定慮焉者其艱可推矣侯之涖政也氣度寬裕不激不隨無論事之逆順人之贊不肖一意包涵未始見有疾言遽色遂使覿德者

心醉聞風者景慕無不人人意滿若事幾之來倥
偬膠隔未易揣摩一舉手投足間即有輕重人皆
倉皇侯獨凝定應之皆適於法理而衆遂恃以爲
安斯非量之宏而器之厚乎緣是吏程其能民安
其業士大夫頌其政而臺省諸公交推其賢迺今
任周三載當以最上
主上方勵精圖治寤寐賢豪殊異之擢旦夕且下顧
內自朝署達於方州邊陲幅員不啻於萬里繩貫
鈎連幾務填委蓋髖髀之所未解膏肓之易爲匿
其棼與重有甚於吾邑者欲使相時調劑綏和元

元而措鼎祚於泰山之安非茹納之以量鎮定之
以器不可者持是以往夫復何艱之有若此者由
侯天性高朗質任自然殆非庸衆所可企及而平
日學問之功亦不可泯楊子云百川學海而不至
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合而
觀之端可識矣邑丞田子簿孫子蓋嘗出入交承
而有得者因質以贈言故不辭譾陋而爲之序

贈濟寰楊明府應　召序

古者臺諫無專官秦漢來始署置名稱不侔大較
意在主諍論備察劾

明興始設給事中監察御史視中外諸曹郎有名行功能者充之專美茲所司復以缺員請於是邑令楊君名在徵中夫當耳目腹心之寄持白簡在天子左爭可可否否定國是糾正百僚出則奉璽書巡行郡國許以便宜從事計安元元斯豈眇小哉必其人肝膽志赤習覽當世之故冀一得當以左右人主副生平要在審諦機宜讜論善道俾聽者忘疲言者不費如矢應括泉輸壑蔑不濟矣顧世恒難之人主者又深惟宗社至計虛懷降體延攬不遑斯可明目張膽奉以共事不然嬰鱗叱馬前有郤慮後有悔心其將能乎斯又難矣前之難難在我我將圖之後之難難在人主如人主何志士蓋臣所爲躊躇四顧拊膺太息也試觀楊君之令我念積歲苦兵瘡痍南起務持大體畧苛嫉孳孳民隱疏刑緩征若恐有傷非特其政善也仁心爲質順流不擾未嘗有嚴聲厲色以故人爭附之聲望出海內諸邑上若此矣

主上聖哲開天躬攬威福所居肘腋權倖及交私者以次前翦艾諸言事臣一切召還虛心受言烝烝嚮於至治千載一時也加以君之施存寧復有所難

乎雖然不遡諸始事邪

高皇徵古防釁分列六卿不相統壓第以臺諫夾持之當其時號稱寧壹已而論思諸臣參預機密馴致上下隔關六曹執奏臺諫從而補救職猶未失也嘉靖間新貴人憑藉寵靈叱咤恣意諸曹事無巨細咸關白惟拱手聽臺諫出死力諍輙報罷而巧佞者且附和獲美官道乃若是邪前之召還是亦叱咤類也邇聞政府諸老協忠體國休休善容將同升諸公光濟中興斯世道更新之會而英賢所由揚眉乎君往矣余也固陋即不能作賢臣頌聖德詩亦且鼓腹擊壤夷游於康衢間哉

贈黃別駕移江右序

夫君子出而受一方之寄理若絲御若轡游若刃審若正鵠非可以循常視也要則無所于體以虛爲體無所于用以順爲用非漫散無當之謂也宏曠而釋累順非猖狂自恣之謂也善應而不窮故地之所歷有微顯勢之所趍有重輕而吾應之可浮可沉可利可鈍隨其所遇而心無欣戚避就焉蓋忘我而我不尸役物而物不囿非天下之大賢孰與於此吾觀於東野黃君其庶乎黃君以鴻碩

舉上第於鄉時方弱冠遜志雄圖視輩流宜無可當意者廼以親故應博士之番禺善於其職遂晉宣城令孳孳與民更始賢聲籍甚坐拂當塗指爲所中左遷博士衛輝矣則又善於其職晉承天別駕焉夫爲博士也若近於輕而微者顧舒泰而無所詘爲令與別駕也若近於重而顯者又隱約而無所衒非體虛而用順若是邪已而起復蒞吾寧監五屬縣及餘姚上虞諸稅因給軍人餉搜爬倉廥積蠹出納嚴平官吏夫斗諸人靡敢骫法牟利無弗人人意滿者受檄掌吾鄞奉化定海諸邑事

敏而有則廉而不劌墜舉廢修政平化理觀風諸使交褒異之蓋僅閱歲也乃遽有江右之行衆相顧驚惋欲留不可得君顧視往昔若無軒輊者意念深矣夫治天下者樹人如樹木而使人如使馬豫章之木干霄閉壑大踰數十圍世所希遘見也非潤之以霧雨薄之以霜日浸淫之以歲時而俟其成焉則何能共清廟明堂之用驊騮神品汗血蘭觔力可躡雲奔電非不雄矣然必秣之浴之剪之剔之置之寬閑之野嘗之靠菴之阨斯能過都歷塊一日而致千里君之材蓋豫章而驊騮者也

國家之所爲珎惜於抑揚鼓舞之中默寓長養成全之厚有難以恒例論者他日譽問日隆位置日進當奕奕出紳緌前猶之絲理而巨細條暢也轡御而順適康莊也刃游而入於無間也正鵠審而舍矢如破也體用相成固素所表見者乎君行郡大夫陳君屬以贈言愚於君有一日之雅因論次其治行類若此陳君曰斯言也信而有徵遂書之

送黃別駕序

范子曰東野黃君蓋以道勝者云道勝者胚胎於性真浸涵於德義強忍堅定獨行其志故利不能淄勢不可撓蟬蛻於塵壒之表皭然素履繇此奉身服政冠冕人倫聲施後世即耳目所逮蓋罕矣黃君之爲吾郡判也歲領諸郡賦以十萬計環海上而戍守者率待哺於官任非眇小矣顧奸蠹盤互往往舟車鱗次水滸旬日不得通即通以大量入小量出輸者積疲於道路稱貸以給軍人亦遂拐腹而莫之誰何邊儲日縮流弊相禪而主者亦不呵問何也黃君身既純白又殫心鉤剔祛其垢而謀之新出納惟平驩聲四徹迨視事於鄞奉化定海諸邑夙夜在公諸務畢興贖鍰羨餘之入二

無所私孰不曰黃君廉也筮仕以來官更六任地
歷多方冠蓋相屬於道黌宮所淑棘闈所收潦寀
宮屬所交承殆不可勝計而閩故冠裳淵藪也附
離非難者君一意安恬無境外束修之餽即今選
曹里人也所知頗勸君爲地君咲而不應他若所
居持法豪右不貸假往以且獲譴其志行何如也
夫由前言之則利不淄由後言之則勢不撓謂之
道勝非歟莅吾鄞僅踰朞月芳譽日起按院王公
謝公鹺院李公相繼嘉奬會郡守缺撫按二院特
畀署掌可睹矣詮材疇庸內而郎署外則守貳宜

無不可而乃量移江西道勝之効信矣軍民聞之
交相悵慕矧吾黨誦德慕義雅所傾心者乎攀嵇
借寇計不獲售迺相率祖於郭門之外爲東野之
歌曰東野之山兮蒼蒼行日月兮攬扶桑石可砥
兮奧可藏表儀我人兮允臧儼輶軒兮夙駕遡冷
風兮心未央東野之水兮浟浟窈窟宅兮蛟龍與
游沛靈雨兮四周曖禾黍兮盈疇倏方舟兮遥邁
心欲挽兮莫我留嗟輶軒兮飈馳嗟方舟兮何之
瞻寥廓兮鴻鵠云期羽翮鼓兮橫四海彼臂韝兮
可得而羈睠王祥兮音徽下上千載兮斯同歸

賀比部少東包公序

夫君子應世而興鼎峙三才囊括萬彙豈徒與俗浮沉晻沒終年已哉將必抗志人代茂樹名行進則佐人主遵皇王之畧起仆苴漏康濟元元否則奉身而退閉關却掃舉聖人之道而闡明之成一家言以詔人人斯能矯世振俗列於儒者之林前之千古後之來今何莫不由斯以吾觀於少東包公殆庶幾哉公上世以來多顯人生即紹明家學成進士昂昂出倫輩前筮仕桐城令政理丕修一時爲江左稱首已又丞撫州佐南京兆遡自

高廟年垂二百良法美意淪澌殆盡而在賦役爲甚巽軟者不事事善宦者且容容冀歲時得代去爲幸以故豪右專利善良失業臺省大吏非不圖惟而環視屬僚鮮克肩之亦無如之何矣迨至江西上官首屬公釐正乃考驗十三郡田如干賦役如干就蠲外歲應執役如干總統而縷分之均以爲則曰一條鞭法役遂稱平至今循行不改若金陵勳戚蹲沓恣睢寺僧且冒例僥免侵隱日滋莫之敢問公乃按籍履畝檢括贏縮且得要領因之差次賦役公私交便後復左官兗州魯藩擅私越制

公舉上世之典條列郡志以示繩束乃大不便俟公行而輙去其籍諸如此類皆人之所不能爲所不敢爲而直以身當之雖便利國家讒搆亦緣是生骯髒仕途胡能終自免哉公垂橐還家恬於勢利修明舊學往往多所自得因念仲尼之業吾徒所爲頌法也世家所載疏濶散見諸書蹐駁相尋若此弗晰而欲端諸道術難矣於是上下千餘年間旁搜曲覈得其实奥而折衷焉稱曰聖門通考仲尼之學於是大明人士得以辦方統同有功斯道良不尠也夫公之從政如彼家居又如此以是列於儒者之林信矣廼今年踰七十十一月望誕生外孫陸某爲公壻因以文請竊聞大壽壽德小壽壽齒廼本其建樹淵源表見當世者若此矣雖然呂望耄年爲武王師輙以敬義相勗衛武公年逾九十不忘抑抑之戒達賢勤篤若是此又愚與公交相儆也公其然哉

贈司理秦春暉考績序

天下之治不難於才而難於善用其才善用其才者非凌跨人代長視濶馭百折必前不顧艱阨已也亦非運計設慮閃伏如神籠罩群類置諸股掌

已也蓋在執物作正敦舉大體而又鑒觀世變審締幾宜開闔緩亟不泥於法亦不越於法之外斯能導揚化原綏和民萌才如此者乃可謂之善用試以理官與邑宰論之理官之體貞於簡嚴邑宰之體照以子諒顧人鮮克無之比年以來禁罔繁密所在犯者蝟毛非時行刑彌旬罷市而獄以越告無虛日諸賦征輸併於一時貧民力不能前官坐謫罰更侵冒之刑例之邊海株逮善良督厲接踵所司方救過不暇而民間惴惴懷恐無復樂生之心此豈

聖明意哉夫亦當揆者之責乎春暉秦君起家進士而吾寧理官屬故相操切之時恒人鮮不希旨奉行以徼寵利者而君廼悛悛醇謹不失尺寸在署門禁甚飭訟者魚貫列庭下更審訊鞫具實得款須吏即決遣爰書船自裁劑書史毋得上下若漢廷老吏情可矜疑者率從寬貰迫奉檄按行他郡邑不張大聲色凡鉤稽讞覈諸務咸適其則交口頌曰何幸遘見明公邪至攝吾鄞事動於考驗風俗諮諏民隱即山海細人皆得向前陳說情事以次區斷若親屢目矚無不人人意滿民間諸稅以

時征輸不聞告病亦無苛責若不知有他者
皇上總攬政柄諸皆反正海內始慶有今日而君固
先得之觀其簡嚴子諒舉不違體至若繁刑重歛
世方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觀變審幾宜有亟焉者
一旦解去以爲愉快曾何假於凌跨閃伏之術所
謂善用其才者非邪剡薦累上適當
皇心而茲且以考績行佇將列置法從寄畀耳目荐
履崇鉅光濟中興良造端於茲矣適邑令周侯問
言於愚第語之曰斯論先得我心法程具在敢不
夙夜祗承遂書以爲贈

贈別駕徐方輿奏績序

東海起自登州延漫至瓊厓迨八千里棊置衛所
分屯列戍以備倭夷而吾寧適當其衝歲給軍餉
十餘萬故所在建倉收貯司以官攢特設別駕一
員以總歛散之權非不嚴且重也顧其地荒遐山
谷罙阻毒霧颶風非時爲厲夏冬溽暑層氷猶難
猝嬰以故重發轉令他官攝之土奸乘隙往往交
通用銀錢私兌糧不入庾輒假印券報成事流弊
相沿莫之窮詰間或逗漏更相牽引官吏人輩固
有聽其請求或罹要脅麗於刑書逃亡相繼然已

不可追償一行戍守馴至拐腹不任防禦而主者亦以代去爲幸非朝夕之故矣歲庚辰新都方輿徐君至神爽精稜期以才畧表見當世廉知前故私語曰吾奉

天子命監理公餉坐視民之膏血填委諸奸溝壑寧能甘心乎爰下令曰邊海諸倉敢有仍襲舊弊蠹國殃民者按法毋得貸乃挺身涉歷諸地不以險阨觸冒爲艱諸納户各運米以往舟車輻輳計其先後親視行槩令官吏扃封諸倉所在充牣而納者即行遣發公私蓋交便之海上緣此知有法紀矣夫以積歲之弊而釐於旦夕盤據不易攻之奸而破於一舉綜而言之君之善政著稱者四率職之共也燭奸之哲也當幾之敏也任事之果也其利濟諸人有五美焉奸豪不敢攘利私兊也官吏無從汚衊也運户不復留難也軍人得飫飽趍事也官家免於追賠也蓋前此所罕睹聞而君裕爲之其於特寄嚴重之意寧復負乎他若董運攝邑諸事咸有稱聞宜乎監臨諸司迭移嘉奬今以考績行時當

廷議延攬英乂越於恒調將茂膺褒異擢置要近吾

寧不得久徼寵惠也方以爲念會縣令周侯屬以贈言余故特舉君專職盛槩以先前旌銓曹聞之其以愚言爲足徵哉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寧波府重修社稷壇碑

郡故有社稷壇在治西俗所稱社壇橋之陬唐末刺史黃晟展城徙置於城西南元更徙今地已乃合祀風雲雷雨我

明就故壝增拓專祀社稷壇廣五丈高三尺四出階各三級上樹石主北向外設四門繚以周垣視昔蓋嚴且備正統三年知府鄭公珞肆加葺建成化三年知府方公逵稍餙治之于今且百年矣雨風

雪日侵鬣剥蝕薈莽叢生蛇鼂窟穴又鱗次闤闠
舟徒絡繹鷄豚四集積穢成丘守人曠惰莫可呵
禁每遇齋日所司輙寄民居苟且卒事率以爲常
南昌張公正和來蒞唶曰予來
聖天子命典社稷顧兹荒陋將何以對越明靈于是
審規度宜掄材程役芟其蕪翳品其階列壇壝式
崇松栢羅植周垣四門扃鑰惟謹西又搆齋廬五
十餘楹門井庖湢錯陳昈列始事丙辰冬十一月
至明年二月僝工適脩春祀公率吏民咸赴齋所
靖共肅謐即事之夕風清天朗牲醴圭潔香幣芬

郁登拜奠獻秩秩有度儼若明神陟降人咸欣喜
秋大有獲咸稱神貺昭荅鄞縣尹夏君儒求予紀
其事夫社稷之祀肇自顓頊蓋社五土之神稷能
生五穀之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故咸秩祀其
壇社左稷右其土視方其木視宜其表以樹其主
以石其服絺冕其玉兩圭有邸其牲太牢或少牢
其幣黑其日用戊或申其禮三獻其樂靈鼓奏太
簇歌應鍾舞咸池其配以勾龍柱或易柱以乘自
高辛唐虞而下禮有隆殺神則一而已夫丘陵墳
衍表畷防庸且列祀典今秉持陰德游楊玄化奠

民居粒民食若斯者非所謂有功則祀耶而世人臨政闊畧則馳騖于聲利猥瑣則拘攣於簿書又或逡巡畏忌靡所事事慢神褻祀以爲細故視公爲何如也公廉毅仁敏由丁未進士守衢移吾郡諸廢並興此特其一耳今晉湖廣按察副使若丞番禺侯君國治判關中段君在昆明周君儒理刑常熟查君光述皆預賛翊而夏君儒實經度之董其事者則吾鄞丘丞民感銘曰　赫赫明靈宰司土穀惠和烝黎代天布福稜稜方壇在郡之西時祈時報靡神不依荒蕪芻牧歲曰滋久誰復軫心

越惟太守太守幾何公功寔多有壇丘聳有廬星羅靚深靜密神式惠顧播地之能篤天之佑雨暘時若災沴並蠲庇佑我民于萬斯年

定海縣重脩江南塘碶碑

吾浙東濱漲海鉤連列郡形勢奔會是惟寧波爲雄居常握中制勝旁列諸邑羅若奕棊而阨顧在定海其所領六鄉負海挹江江以南靈巖太丘二鄉寔當水衝土故沉瀉占田可十數萬畝萌庶錯處力作資贍異時設塘四十餘里名曰千丈中列碶五曰長山大碶曰小山碶曰楊家碶曰貝家碶

曰通山碶外捍內瀦應時宣洩昔人之謨逖矣迨後歲日滋長海水吞齧臨丘四睨蕩然一壑即有高阜鹵滷浸淫年比不登民乃轉徙數以困告所司率視尋常莫之省憂蓋數十載於茲矣歲癸丑廣漢宋令繼祖將莅事會內轉不果至辛酉春害乃更劇廣右何侯愈至詢民之瘼循行郊野首跖江南達于二鄉喟然嘆曰民溺若斯極乎爰召父老慰勞數四清問厥由衆咸謁款曰是誠在我即按故牘占戶立期會飭志量田出貲驗丁發繇於是伐石輸土採椿斂芻庀工集夫而猶身先巡督

首營諸塘徐及五碶下廣上銳開闔翼如望之脩脩就之窿窿橫列周布如環如拱肇於秋九月迨閏十一月工竣猶慮堙圮遴土民勤愿者爲長專備脩葺司啓閉無敢玩逸已又大濬鄉中諸水股引達渠淤土溉田田益用肥饒今歲乃大獲率二鍾室家胥喜流民來歸頌聲交作徹於四境定父老於是圖勒功德宣示人人乃與士大夫俞君世中輩質言於余夫虞周之事可睹已漢築宣房至頹竹楗石從官負薪意甚劬苦說者又微文刺譏後世緣以爲戒余未嘗不嘆治水之難然責在守

令上下數千年間如河渠書所稱臺駘史起召信臣諸人又何其烈烈也今觀何侯之撰宜其慕義感德延諸無窮其辭曰大海綿曠駛波橫流懷山襄陵靡辨九州睠茲定土會稽東陬禹功攸奠欝爲名丘則壤成賦中邦是侔施及後彥勤相厥猷樹防引澮蓄瀉相糾世遠迹湮矇也孰謀於鑠我明挺生哲侯宏朗肅給憂民之憂相彼兩鄉據邑上游海水盪潏決地爲洲下民搤掔翳誰之尤乃塘是築乃碶是揫庶民雲騖厥功僝鳩原田每每我耕我耰我有積倉詡翊公劉惟茲庶民夙夜歌謳何以報之穹碑道周時崇時護百世不掊猗嗟後人庶幾作求

寧波府重脩江東大石碶碑

寧波故澤國也鄞爲附邑惟東鄉稍稱沃饒河環東錢湖而衍南受金峨白杜橫溪諸水東受阿育王天童太白諸水湖所瀦七十二溪又貫輸其中溉田數十萬頃然湖注於河河復注江勢若建瓴往往設碶以司蓄洩繇是荻埭今名雲龍者碶於南以貝則東周蕭皐歟分其支回江今名五鄉碶者東西各一爲五門碶於東而西則碶江東大石

蓋又諸碶所視以爲贏縮者也江東直郡城靈門而東瀕大江置閘曰浦口上覆以橋大石去東南里許亦置閘蜿蜒如游龍啓閉以時民大便利矣其後河漸淤塞江東民並河而居相率規爲姦利跨棚其上侵齧故堤鷄豚畜牧厠牏棊布冶户又錯處治鐵砂坌横集大石且淪於演武場四顧榛莽漫不能識所恃者惟雲龍回江而已邇年定海令宋繼祖以其民與鄞民角利乃別碶東岡東岡者回江下流也江更爲河去五十里而遠碶門又殺其半淫潦横至猝不得洩民懼妨穡事不知所

爲惟時南京兵部尚書東沙張公方家食宣言於府曰東岡碶爲民設甚著今顧以澇告志稱江東大石故有碶宋陳守愷從民請濬治延廣具有數誠因令重疏水既通行而諸鄉並獲其所利濟東岡宏遠矣事蓋莫亟於茲夫卹微勞而捐重利恬旦夕而忽遠籌非所以廣德意而先疲民之急也是在賢守令按故道歸侵土疏滌滯垢復爲閘股引上流釃入於江約費緡錢以十百計兩月而可畢工衆心稱便驤首待命斯何厚讓而弗居也當是時威遠周侯希哲方始事值以他累去庚申春

安德曾侯鎰至公復申前議土人以私故抵讕百方侯曰苟利於民遑恤其他第往視如公指亟下令趣所司庀役即工民乃大來果如期而河通碶成連歲大水不爲害田入視昔較倍黎庶懽躍頌聲四作鄞父老將諗來者垂諸久遠廼屬邑人包知事檳經歷大中諸生盧叔麟洪謨鮑道亨來言記事某曰嗟乎君子道濟天下而尤思利被一鄉若太守民之師帥所使與民興利除患長養煦育者也中世士大夫鄙夷其鄉上焉者皦皦自好置休戚不問聞不且便利身圖即所關說是非無所底吏治率一切苟簡以簿書期會爲亟獵攫聲華虛恢無當嫺然靡有軫念民隱之心斯其人可與共圖化理耶公以雄才宿德蒼生屬望而侯廉靜方毅名位日起茲所展措蓋自宋以來迄今且四百年是何功之勤茂而濊澤滋暢也余未暇遠引即鄉先生魏峴陳說廻沙閘便宜陳秘閣藉以樹名王元暐堰它山陸南金李夷庚相繼濬東錢湖民到于今尸祝之視此豈不更相輝映哉信可記已辭曰

芒芒神州畫爲九野揚惟陿區厥田下下我鄞斯

隸曰東鄉者阻湖枕江奔流橫灑爰藉諸碶以豬
以瀉歲久道湮穢積如疥伊誰呵禁且廬且冶嗟
嗟甫田彌望皆水萌庶鬱伊何術可假顯允慈懿
惟大司馬振我鄉氓覆被廣厦天畀令侯德音不
瑕委神拯患曰惟在我聿稽故迹翦翳滌苴豐功
遄奏史超白跨稻粱膴膴充場溢舍蒙也論著竊
附頌雅於百斯年施在民社纘武者誰勗哉流亞
寧波府推官趙君去思碑
夫俶儻瓌瑋之士仕官居職非必厲矯物希濶之
觀投流俗嫗煦之好規取非分以明意得也然而

行迹焯著聲施後世居常服習去則見思蓋非利
勢之所能驅辯智之所得縻其故何也詩曰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夫惟君子而能宜民仁愛爲基惠
利雜施而出之以忱誠則天地動容金石爲開而
況人乎況於素所保持者乎今觀於吾郡司理起
君豈其人哉君名奮字　閩人也用甲科高等
當右選以請故出領温州府教有聞矣隆慶戊辰
春遷吾郡郡洊修海備重以歲比不登征繇百出
流殍相仍又俗好訟抵訐鈐鍵以爲名高非一日
矣君端厚肅給而又嫺當世之務邃於法理要在

脩明教化捐去煩苛以寧民萌至即延見父老曰
吾夙夜所爲斤斤者徒以吾民也其爲吾勸厲若
子弟鄉人力本樹善無壞我
高皇之訓觸三尺法亦惟爾父老之勤其諸利病官
政善敗具咨諏咸有歸指用是訊讞察見隱眇緣
情麗法往往獲所平反如陶語輩私相告語曰不
圖此生再睹未日時稱文無害者必首君隣郡望
風請質者無虛日廣積常盈諸倉綦置海上歲輸
蓋數十萬計也積苦風濤桀黠窟宅爲姦利君
田刻垢建議徵銀官爲就其地平糴民大稱便久

之攝吾鄞地當孔道使旅旁午洎公私供具槩取
給於民稅入惟寄諸里胥侵漁無紀而濫詞猥攝
更牽比其間莫之誰何君廉其故創爲法約諸正
費取諸公帑宴會問遺及私需一切報罷列巨匱
庭中聽民以所輸自署置日更一吏視其籍他無
得預至官屬受詞市虎下鄉諸弊舉釐正矣民遂
按堵邑中北渡鄭郎等六壩靈橋桃花等六渡寶
豐雲龍等一十七礫用以通舟徒蓄洩諸水邇年
下其直夫不應募而定額猝莫可動公私交病侯
覈視司所倉舖諸受直羸者以相褒益賦不加而

事弘濟諸生以次受業督勵詮品彬彬興於行藝其設慮敷治類若此俗所稱羨餘楮贖堂食雇直諸金一無所問暇即杜門却掃研精故典布袍糲食泊如也無敢以私謁款廩廩有古介士之風先是吏趍浇競寡情實善揣上人意指陰伺喜怒爲避就聲問虛恢交爲引容而君顧闇然內修孳孳民隱爲流輩所迂已乃資伐侈茂遂出其上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今春吏部舉天下之士治行卓絕者十五人請爲從臣而君褒焉居首濱行父老率其子弟鄉人涕洟遮留侯亦泣下久乃得去

僉謀伐石以系去思請言於余不得辭而論次其大歸如此寧常希世取悅覬不可必得之倖乎其中心蓋誠信於民也語有之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可推見已侯今晉爲吏科給事中行且洊躋崇列勳伐愈閎以慰荅此方之人異日修舉故事傳循良圖像貌至與欒公之社石相之祠後先輝映者發軔於茲矣嗟乎賢士大夫衣被寵靈寄有民社期於表見當世光垂不替者其視此夫其視此夫

寧波府鼇復學山碑

寧波府爲東南壯郡與屬邑鄞俱置學有山起自四明磅礴東下橫縱萬三千七百餘畝上產竹樹藝菽麥諸物宋天僖間大給土田贍二學而此山故在給中佃以普禪寺僧歲課租三百緡久之彰聖寺僧掩爲已有釁搆迭興卒莫能定而學固無山也於是諸生樓燦朱勳輩陳狀於督學沁水劉公東星巡海長洲馮公時雨下諸郡郡丞冊徒陳侯文方署事廣諮博稽具得要領屬邑令巴縣楊侯芳覆覈以確議上遂請於都御史成安吳公善言忻然嘉允劉馮二公復飭以歸佃徵貯俵支鈎稽諸法纚纚有緒如來指會新守獲鹿高君自新至董成之雅足垂久遠矣於戲古道之日陵夷也斯殆庶乎古者士農不易業士受田五口當農夫五人同迨閭巷耰鋤藏新穀入皆入學上老坐右塾爲右師庶老坐左塾爲左師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公卿大夫餘子及士庶人子皆然上之人程其秀異以次移少學太學官於天子當是時士皆贍給修聖人之學研習世務其効至於德成名樹翼世綏民可睹也然恒產之外未聞有他藉焉夫何井牧廢而生聚乖鄉校隳而弦誦缺浸

淫以及後代雖間有規措無能返舊士欲專精學
藝難矣宋人倡爲贍給法以相補救有以哉
聖朝綜覽今昔銳精長養肄學者復其家二人以佐
養所在廣列室廬群弟子其中日夕會膳往之土
田輙弛以與民徵稅共事猷圖蓋殷懋矣廼今道
化熙洽髦士雲蒸視曩昔不啻倍蓰膳有定額而
士人顧多寒畯一行考課暨婚喪諸助靡所於藉
達賢蓋嘗隱之方今
主上廣厲學官釐正科條罷撤書院崇本實抑煩靡
所爲養育者甚殷因之推廣　德意山仍歸學不

當如是邪夫古今時也輕重勢也弛張宜也神而
明之人也茲諦觀之祗承之謂共抉剔之謂明惠
施之謂宏黜邪翊正之謂貞不牽異議之謂勇風
厲世教之謂仁萃衆美而效之成諸君子之有大
造於吾士也語云惟食忘憂又云耕而不勞不如
作暴庸豈且然而況士乎則夫感激殊遇爭相濯
磨以聖人爲彀率成性成身處則蔚爲儒宗達則
道濟天下以求無負是在諸士而已廼博士弟子
員遂以記來請因詮次其事如此山之疆至佃人
租額并諸條格具列碑陰系以詩曰於赫

皇祖統天御邦汛驅腥穢精曜廻光步窮章亥周攬
四遐衆建黌校化覃兎苴惟我寧域扆海被山位
應星紀厥名賢關青青子衿有來紛輪齊魯嶽嶽
洙泗齗齗辨志定方豈不好脩睠言內顧誰克與
謀相彼明山萃土之毛緊昔何爲利濟吾曹禁網
濶弛旁落緇徒彼飫而嬉我瘠而痛嘉樂君子聿
懷作人按籍來歸即舊爲新覆露我學我公我私
飲水知源何以效思在昔泮水思樂魯公亦有西
蜀教漸文翁流風泱泱異代齊賢大道炳爍如日
中天爰紀樂石昭垂千秋庶位繩繩勗哉作求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封工部主事黃公墓誌銘

封主事黃公卒之二月某覲還過公所哭甚哀既
踰年公仲子元恭列狀謂某曰子以姻故知先公
宜莫如子其爲銘某輒又哭曰余稔見公康強善
飯今忍銘吾公邪公諱宗欽字堯甫其先福州人
殿中侍御史龜年始家於鄞以論罷秦檜著聲數
傳至元提領琇幼育於舅氏薛子良從其姓於公
爲高祖曾祖志節醫學訓科皆醇謹長者祖瑛廬

陵教諭父驥姑蘇驛丞咸以公弟禮部侍郎宗明公貴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祖母倪母陳皆贈淑人逮公世始復姓公生而敏慧洎長習舉子業游都御史定齋王公門有聞矣無何姑蘇公卒陳淑人在疚諸弟妹又纍纍弱稚外內事糾紛莫可解公綜理惟謹入娛陳淑人無不當意暨婚嫁諸弟妹咸有立以故學不大進棄去家務遊國子同舍郎折節爲下久之竟不第嘉靖歲乙酉上銓曹授合肥丞卜日涖事舟行至上新河值大風浹旬期且留懼謀改卜夜夢巨人衣緋揖曰君弟寬毋爲意

且起公不知所爲逮晡時反風舟駛竟涖事如期蓋一昕夕而行八百里云合肥爲江東奧區巨猾蹲聚莫敢詰公治其尤者數輩令大行有獄久不決廉其寃立出之夜持百金爲謝公笑曰吾以寃而貰汝寧望報邪汝第往不且治汝其人逡巡而退會城南香花墩宋龍圖包公書院在焉水道懸隔往來者恒病涉其人詣陳守桓曰吾寃不白餘十年幸賴黃丞金莫可爲謝請造舟以昭丞名陳愕曰典獄之仁彰善之誼兩得之矣攝巢縣治如合肥俄以母喪去合肥巢之人羅送之服闋補吳

江董稅事先是歲徵踰五十萬積逋殆數倍縣官
掾切無倫罷民破家莫能償豪狡更窟宅其中爲
奸利吏治國賦交病之公乃驅諸無賴易置富良
者尸其役約先輸歲徵餘及舊逋民大稱便既督
儲都御史行部責逋更急衆恐以控公公令各籍
其物力品爲上中下并流亡瘠陿應除應減之差
上之都御史曰嘻董稅不當如是邪乃朴其下逋
者二三人餘以屬公衆皆踊躍赴輸公卒以最聞
遷睦寧令歲饑民轉徙公下令招徠民稍稍集於
是躬加慰勞歲賴以大穰乃大修學舍繕城郭聯

保伍詗盜賊諸有緒矣部使者交奬之明年當考
察時宰以宗伯公論刺夙憾落公職公怡然曰是
焉足爲困度吾後終必興公歸十三年而當嘉靖
丁未元恭以明經舉進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封
公如其官既論劾中貴人中貴人搆以他事自屯
田員外郎出判漳州公復怡然無幾微見言面斯
其心豈與彼齪齪望子弟鶩聲利者侔哉至語後
興如發徵期會又何異焉公性儉嗇食不兼味衣
不重裘顧善治生雖米鹽細務必謹出入以故家
益饒頗周恤族屬有鬻子息者公與贖弗聽至直

於官卒爲擇良配撫其子至成人貧者歲遺之粟婚娶喪葬助各有差才美者爲延師納贄久而靡懈郡中大饑設縻食窶人多德之然不肯憑勢貴人屠太宰襄惠公於公爲丈人行而弟宗伯公以忠讜結

主知當其時聲焰赫奕公居其間退然如寒畯殊不知其爲親黨者謝事後神更夷曠疏治圃榭下矚濟川於是人咸稱曰濟川居士結邑中耆彥十餘曹爲社月率一會會必歌詩投壺稱說古今事娓娓竟日乃罷閒覽山水興至即往雅以爲快其天

性真類如此歲壬子遘疾頗亟時長子元肅爲南京鴻臚署丞少子元意爲武寧丞咸圖歸省而元恭以調官旬日畢至公樂甚疾頓釋三之二元意既還任明年春將遣元肅留元恭侍養忽曰吾夢前神人拊吾背謂曰汝不憶上新河事邪汝兒留者宜遣遣者顧宜留汝等其圖之元恭固辭不獲乃行僅及期中貴人方偵愆期欲坐譴遂獲免嗟乎公何獲神之祐之篤也值元夕公強起張燈燕賓友雜遝酬應緐猥疾增劇遂卒時癸丑二月二十九日也得壽七十有二元肅等以嘉靖三十三

年二月十三日葬公于鄞鳳嶴山之陽從祖兆也始娶范氏爲某姑先窆繼娶周氏封孺人子男三人即元肅元恭元意女二長適俞坤次適陳力婺居孫男靜存魯存操存人存愚存謙存而松存鞠於元肅爲最長彬彬皆蘭玉公於是爲不沒矣銘曰

維質則豐施也邕邕謂嬴其逢而胡溘以終有丘鬱嵸中龍以泓是惟哲人之宮茹陰布陽申衍無疆

梁令人李氏墓誌銘

令人姓李氏名　家世東平人寧波府通判梁君紹胤配也其先祖莊由御史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有令問生子儀封知縣美令人父也令人生而婉嫕僉憲君屬儀封君曰女字必慎所與是時梁君生三歲矣梁李故著姓而梁君祖福建按察副使君覲父冠帶舍人君槩交僉憲君父子間誼甚篤因爲梁君求令人遂委禽焉年十七歸梁君時梁君爲諸生綴文緝學家雖顯融用世厲清白無羨貲事無細大一以委令人經紀咸伸縮纚纚有緒晨夕必躬親饍爨具滌瀡奉舍人君與姑李孺人視食多寡稍損即憂見顏面食復初乃已終其身

不變梁君故勤學誦讀至中夜令人佐以女紅間少怠即泣下曰吾所以娓娓先後者以君能成大人志也古有刺股警枕卒成令名今若是梁氏世有聞人乃固墜於君乎梁君遜謝之歲甲午當鄉薦梁君名在高等報至令人喜劇手加額額天曰郎君幸有今日吾即死無憾也其後五年爲嘉靖庚子六月廿六日孺人遂卒距生則已已年八月三日也春秋僅三十有二嗚呼異日之言豈固爲之兆也邪乃於二十一年三月葬於州城北望山之陽從先兆也生子一起謝州學生女二長適趙潛縣學生次適劉慶令人既名家子習聞義訓而猶性度淑慎覆不踰閾未嘗有遶言笑容內外斬斬其自奉糲食布褐泊如也梁君嘗謂人曰吾益友益友云既貴追思令人之賢享有禄奉不兗與偕語及必噓唏不釋至是述其懿實間銘於余而梁君雅忠信倜儻有大志初宰汲縣復補棗陽晉河南府通判皆有治行去後民見思至補吾郡聲稱甚著雖其天性默成動臻理道而令人儆切之助有自來矣銘曰

婺發祥芒彌天媛秉懿胡以不永年惟壺則兮屹茲鐫牘休祉兮宜子孫

北江李公墓誌銘

夫賢豪表見當世茂著聲稱乃爭相傾慕照映方來豈必都榮躋膴侈有資閥然後爲雄哉蓋亦有山林帛布之士焉誦法先王修飭名檢甘貧厲志非其義不蹈殆難以闇汲例論嗚呼若北江李公者非今之所謂賢豪耶公諱朴字質夫號北江其先郯人也系出唐汝陽王璡後宋靖康中有元珍者爲慶元府提舉遂家鄞焉數傳至刑部員外郎衍衍生宣義郎鈺刑部坐持法忤石亭謫戍宣義間關萬里白冤狀事敗始復官宣義生居易翁瀚公父也先娶鄒生公三歲即失怙已又娶鄒生子二人公失愛而乃鞠於祖母其即廢書年十七發憤稱曰余上世代有聞人乃今墜於余乎遂工苦誦習學既通聞者不遠千里延淑生徒歸必持數十金或百金當是時宣義春秋高居易又不事家人業所持金即給資斧而盡詘暇及婚事也公每遠出辭宣義宣義曰汝三十未室寧當爲後計乎公第悲泣而已宣義之喪也祖母亦喪繼母及二弟又相繼喪公殫力襄事久之乃娶周令人周故患痰疾十餘年不舉子有勸公置妾者公曰吾有

妾而弟顧無妻乎第當爲弟娶婦幸而獲子以無
斬先人緒是弟無妻而有妻吾無子而有子矣弟
遂獲娶婦家益落公外應門戶內以奉居易懽處
之坦如居易病痢公夙夜抱持湯藥必先嘗以身
爲儔衣不解帶者數月及大故哀毀骨立斂窆咸
遠言公曰仁人於弟親愛委備吾不能使弟無言
有餘愧矣從弟有客死於鄉者公躬爲殯舍乃又
設位於家聚哭成服雖時值家慶弗顧也其孝友
天植類如此而又恬於勢利振人之急會三應省
試不售乃補博士弟子員縣令劉公宗仁延爲館
賓公抗顏不與外事三年如一日劉故簡嚴慎許
可乃亟加稱禮人有通從弟數十金迫其死揭于
通衢云吾弟無家業已殯窆夙逋者並免償若親
族以婚喪請者曲爲營助未嘗以貧爲解然風槩
家舉人有非者即面折不遜至聞人善則嘉樂之
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援筆成章語及理道世務上
下古今得失咸中要會晚年益嗜綜覽與友人唱
酬無虛日所著有寓懷集硯田集鼓缶集人多誦

之方弟之獲婚也一日公夢與孫忠烈公夷游見一少年持冊桂下自月中宮曰汝欲之乎抱置公懷中而周逐娠病卧醫顧以爲疾也百方攻之竟無恙已而生確山君嗟乎公所爲謝絶妾媵黽魯弟婚寧復他有幾哉乃今獲有令胤曰以熾昌謂天道佑善非邪世之人嗜利恣睢多行不義視親黨如途人莫之收恤觀公之風可以興矣公子一尚默周出舉進士令確山娶楊氏繼娶黃氏聘俞氏其名羔者養子也拮据理家公愛同已出先公五月卒娶林氏繼娶周氏子三人舉學熹皆林出

也公卒於隆慶四年四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九以六年閏二月日葬於郡城南板橋之原去祖域四十武而近從公志云尚默列狀泣謂余曰先君獲交於公稱莫逆敢以銘請余覽其狀曰斯固稔所睹聞者也遂銘之銘曰驥之良兮乘車弗服麟之振兮畏養弗禄吁嗟李公淑慎且文與穹壤存是惟哲人之墳

周恭人陳氏墓誌銘

恭人陳氏憲使周君之母萬曆己卯冬憲使視師海上還持其狀謂某曰吾母棄良臣積十餘稔遺

言志墓當遲有錫命不佞徼先人寵靈叨官中外以逮今茲敢請而其狀曰恭人世家公安貴湖里人父隱君雲鳳母劉氏生即婉嫕稍長通女誡諸書隱君以是鍾愛擇配里中兒鮮當意已乃歸先大人中憲公是時家政叢棼太姑余太夫人綜理矜嚴且屬意於姑娣嘖有煩言母務百方順適其意卒歆服久之諸父析產中憲公務遜讓所得多薄陋母殊不以爲難中憲公交道既廣而猶從事公府事無纖巨悉委母攻苦茹淡蚤夜惟治甘美大父暨大母曠夫人退則程臧獲爨汲織紝耕歛

樵採之任各効其能家以故日烝烝起不佞方習舉子業中憲公譙讓母謂督厲怠母第唯唯退而雪涕謂不佞曰兒勉之無負而父望以重吾憂繇是不佞乙卯厠鄉薦始授室禮成促上公車中憲公亦且需選京師會大父隱君相繼捐館舍母視歛殯諸具靡弗虔哀毀踰常度見者勸止之不省性猶好施與辛酉歲大水親族丐貸無弗應迄後煢者至已責無不人人意得乙丑不佞成進士屬嚴氏事敗諸附離者咸得禍母寄言榮進有命而幸上第際清時一意樹名行慎無効若爲貽噬臍悔

不佞遂不敢應館選無何令長洲中憲公先已携
母丞旌德矣便道上興居甚驩勑勵如初明年夏
礦賊起婺源將薄旌德旌德故無城吏民望風相
率避匿中憲公日夜治戰守備部署稍定謂母曰
守官自吾職汝輩令將安往母曰官人急公家妾
急夫家分義一也願以死從中憲公遂帥師往禦
至蘇口遇賊大戰賊敗去境内獲安然母緣是憂
勞成疾矣明年二月以疾亟聞不佞力辭邑事於
謝中丞某董御史某五日夜遂抵旌德伏床第且
睨且泣母強起慰勞示無甚恙狀日進醫藥索窾
木手撫之又霍然喜洽旬疾忽劇命取水盥沐已
乃欷歔曰自我結髮從而父間關侍二三尊人無
大失德而父宦茲值寇警籍有天幸獲相保吾見
而成樹而配蘭孺人諸兒又羅立繞膝行意願足
矣第不獲終侍曠太夫人以為恨母泣衆皆泣遂
逝丁卯歲三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德癸酉十一
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五不佞嗣以兵科右給
事中出守洪都滿考奉　制贈母為恭人而禄不
逮養矣可勝痛哉襯歸時權厝於祖塋大塘山之
原卜其年其月塟於

不敢以私故誣其親公且謂何某曰斯固走之所宜銘也子三長即良臣娶蘭氏良宋先七月卒次良貴邑庠生娶謝氏女二適田至邑庠生鄔琛孫男七祚隆邑庠生娶毛氏祚顯聘李氏祚懋何氏祚序羅氏祚永女適邑庠生王敬熙皆良臣出祚熙聘龔氏祚新良貴出銘曰壺專與紀則守都徽音婦而毋括辭載幽紛玖玖石可泐兮名弗朽